



血刃群魔

刘增岗 陈国强

血 刃 群 魔

(下)

刘增岗 陈国强 著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1989年·沈阳

血刃群魔(上、下)

刘增岗、陈国强 著

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海城市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 辽宁实验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330,000 ·开本: 787×1092¹/₃₂ 印张: 15⁵/₈

印数: 1—50,000

1989年8月第1版

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金荅大

责任校对: 赵永

封面设计: 世范

插图: 潘树声

ISBN 7-80527-048-1/I·14
(上、下册) 定价: 4.80元

目 录

- 第一回** 国难当头 老北风举义旗誓克本庄繁
家仇欲报 蔡宝山袭牛庄身陷乱坟岗
..... (1)
- 第二回** 招降纳叛 本庄繁精心策划
以血洗血 张学良遗大投艰
..... (17)
- 第三回** 外辽河畔 老北风遇刺遗冠树上
沙岭镇里 “救国会”接纳各路英雄
..... (30)
- 第四回** 为招降 仓冈繁一路机关算尽
落圈套 凌印清败死野外荒滩
..... (43)
- 第五回** 四方台失守 老北风怒杀杜万福严明军纪
韭菜台智取 项青山笑拿赵连副过关夺卡
..... (61)
- 第六回** 三 汉 河 马永祥泄私愤放走冤家对头
腾 鳌 镇 老北风追洪盛活捉日本腾田
..... (77)
- 第七回** 以蚓投鱼 王东升马永祥狼狈为奸
惨不忍睹 西河南夕阳寺生灵涂炭
..... (94)

- 第八回 斗转星移 老北风小北风父子团聚
及锋而试 田庄台大洼镇杀敌致果
.....(110)
- 第九回 锦州陷落 老北风血染征衣慷慨陈词
沙岭回师 隐身客棠树林子枪下留情
.....(130)
- 第十回 此波未平 老北风古镇遇杀手
彼波又起 丁兰香夜道遭埋伏
.....(150)
- 第十一回 弃城西窜 王东升寻花问柳免遭一死
落水翻船 项三道路遇侠士否极泰来
.....(170)
- 第十二回 风声泄漏 项青山临门喜事血肉横飞
暴露马脚 马永祥巧嘴如簧大奸似忠
.....(186)
- 第十三回 跑马场里 四豪杰绑架两个英国人
王麻子沟 仁败类丑态出尽莫奈何
.....(202)
- 第十四回 偷营劫寨 王东升遭埋伏命归黄泉
背水一战 新开河苦鏖兵狼烟四起
.....(217)
- 第十五回 履险如夷 众英雄血染滔滔辽河水
前赴后继 老北风踏上漫漫西征路
.....(232)

第一回

国难当头 老北风举义旗誓克本庄繁
家仇欲报 蔡宝山袭牛庄身陷乱坟岗

话说老北风被迫重新扯旗拉杆子，和项三道、丁兰香、马永祥率领一帮人马，把窝儿扎在医巫闾山中，活动于周围县界，杀官掠富，劫饷除恶，收编散兵游勇，胡匪民团，势力不断壮大。此间，老北风的三个弟弟海带、海秋、海池因受不了王东升的明欺暗挤，收罗一帮穷苦百姓也来入伙。特别是当年在哈拉森为匪的一个头领，名叫冉九胜的，听说北梁爷在辽西拉杆子，便率领一百二十名骑匪来投，使老北风如虎添翼，名声顿时大振。到了一九三一年夏季，老北风已有马五百，有人过千，成为彰武、阜新、黑山一带颇有势力的大帮。

单说这天突然北风骤起，顿时满山的林子随风涌动，呼呼呜呜，像涛浪滚动一般。虽说已是初秋季节，但前几日无风酷热，闷得林子里，透不过一口清凉气来。

这风透过密林，刮进依险而筑的寨子里。此时，老北风、项三道、马永祥、冉九胜正在主寨大厅里“噼哩啪啦”打着麻将。凉风吹进，老北风一拍汗涔涔的前胸，叫道：“来风啦，真他妈的凉快呀。”说着，正要起身去拿一边的烟袋，兜的门被“咚”地一声撞开，一个满脸是汗的小头目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：“大当家的，日本人打进奉天城啦！”老北风一惊，忙道：“啥？别急，慢慢说。”然后叫人倒杯水来，那小头目喝罢，才长吐口气道：“我奉大当家之命，去锦州弄药，可刚到城里，就发现气氛异常紧张，街头巷尾一团一团的人。我一打听，方知前天夜里，日军借口奉天柳条湖南满铁路被奉军炸了，出兵袭击北大营。昨天攻占了奉天城和长春，现在正攻打其他地方。奉军他奶奶的也不还手，一夜功夫都奔关里跑了。”老北风听到这里，气得破口大骂道：“操他八辈祖宗的。打小日本没能耐，收刮民脂民膏都成了英雄，让他们跑吧，倒出地方由我们顶着！”这时，那小头目从兜里掏出两张揉皱了的报纸，递给老北风。老北风看了看，又狠狠地把报纸摔在地上，一拍桌子道：“本庄繁，狗娘养的本庄繁！……”话音未落，他切齿咬牙，猛然间将压在掌下的骨牌抓在手中，使劲摔在桌上。那牌在桌面反弹起来，正掷马永祥面门而来。马永祥手腕一翻，将牌攥在手里，望桌面一掷，那骨牌不偏不倚正落桌心空档儿之处。马永祥故意咳嗽一声，众人不得其意，都围将过来。马永祥拽拽袖子，伸手将那骨牌翻了过来。众人一看，那牌原是“北风”。忽一人喊道：“本庄怕北风，大当家的，你掷出的牌花，北风自然是您，至于本庄，那还用说，当然是日军的妖头本庄繁啦。”众人一听，齐声喝起彩来。

马永祥眯缝着小眼睛，拱手对老北风说道：“大当家的，据史书记载，秦朝二世元年，陈胜、吴广发动同行戍卒九百人在蕲县大泽乡起义，那天夜里，有狐狸学人喊话：‘大楚兴，陈胜王！大楚兴，陈胜王！’后众人明了天意，在陈县推陈胜为王。汉高祖刘邦、唐高祖李渊、明太祖朱元璋，哪朝哪代帝王天子，不都是天之灵气在先。大当家，今天这牌，可是你信手捻来，无意掷去，这牌上北风，自然是你，这也是天意。北风克制本庄，本庄繁嘛，繁者多也，老北风嘛，老者久也。大当家，自从你在这里拉起大帮，还没个正儿巴经的报号，我看天意不可违也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叫老北风吧？！”

众人齐声叫好。

老北风站起身来，拱手向诸位说道：“各位弟兄，我张海天不懂天意，也没那个造化。虽握横把子（当土匪）多年，但我没当汉奸，没丢国人的脸面。我们这些人都是世道不好逼上这条路的，本来就没个家，现在国也破了，奉天官府砍我们脑袋的官都他妈的跑了。我们这些平素被称为胡匪马贼的，在日本人屠杀我民众，焚烧我房屋，劫掠我财产，宰割我国土的危急存亡之时，要挺身上前，舍命报国！要让世人看看，我们这些当胡子的，到关键时刻，要比那些达官显宦，老爷太太们更有中国人的气味。我张海天过去跟小鬼子做对，现在嘛，更要做对到底。各位弟兄，有不怕丢脑袋的，那就跟我打日本人去。不愿意的，我发足盘缠，自寻方便。从今日起，我们的人马就是抗日自卫军，我就是司令，报号就叫老北风，北风克制本庄，驱出倭寇，这是民意，为三千万民众，数万里国土，我老北风一息尚存，誓死靡他！”

老北风慷慨陈词，使许多人为之泪下。那是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的第五天，老北风拉起他这支抗日队伍，从医巫闾山走出。他们打着三角形红底儿蓝色齿边大旗。那旗顺着旗杆处写着“抗日自卫军”。旗的正中，绣着斗大的“老北风”三个黑字。一路经北镇，过大虎山威风凛凛来到台安桑林子。桑林子是小白虎马永祥拉杆子的地方。他随老北风去黑山、彰武时，手下一帮不愿跟他走的，便归了他表哥杜万福，仍在桑林子一带窝身活动。马永祥在桑林子西找到了表哥杜万福。那杜万福是个赌棍出身，拉杆子也只是干些打闷棍，套白狼的下手活。他一见表弟拉回这么多人马，乐得两手直拍屁股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老北风在桑林子落脚，马上派人到盘山、沙岭和后壕村一带打听项青山的下落。此时项青山也有人五百。他除了在后壕村西苇塘里有个据点外，在沙岭镇，他的五弟项忠实以开“项家大车店”为名，在那里也集聚了不少人马。项青山在后壕村见到老北风派来的人，得知大哥率众回来，乐得两手一拍，打马去了沙岭。在沙岭见着五弟忠实，把老北风如何要抗日的道理一说，项忠实当即表示赞成。国难当头，时不容缓，项青山写好一封密信，让五弟亲自去桑林子走一趟。那项忠实脱长衫，换紧身密扣短褂，穿薄底儿鹿皮面洒鞋，拦腰系块搭布带，便出了沙岭，抄坎坷毛道，徒步奔台安桑林子而去。项忠实三十刚出头，枣红脸，紫嘴唇，双眸黑亮，长身长腿，据说跟位云游和尚学过轻功，素有“夜行千里”之称。

话说项忠实紧走慢颠，过双台子渡口，来到盘山八区高平境地。这时烈日当空，灼人似火，远近苇草成片，见不得

房舍，也无行人在此路过。项忠实走得咽喉冒火，无奈趴在苇塘旁边，喝几口又苦又涩的坑水。正这时，从身后传来马蹄声音。项忠实翻身站起，见是一个闺门女子骑着一匹白马迎面走来。那女子，看上去不过二十五六，青裤绿袄，青蓝白花帕巾罩头，鸭蛋脸，淡眉杏儿眼，虽说不十分俊俏，但眉眼之间也有几分打人的秀气。这女子来到项忠实跟前，勒住马问道：“这位哥哥可从沙岭来么？”项忠实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，他和这人在半路见过一面，从那以后，他总觉得身后有匹白马跟着。虽说骑马之人是个女子，但此地苇塘荡荡，时有胡匪出没，据说出了名的女匪“芦荡飞”高瑛，就在这一带活动。项忠实身系要事，更是警觉万分，见那女子策马扬鞭远去，便岔条道继续往前赶路。走着走着，只见前面有条两丈多宽的水沟挡道。正要脱衣涉水而过，忽闻一声锣响，两边苇草之中，“忽拉”窜上几条赤胸大汉，不容项忠实分说，掀倒就捆，然后往布袋里面一塞，便被抬到船上。

那船在芦苇荡里划了一气，便在一个小岛旁停了下来。项忠实被抬到岛上芦苇之中，扒去布袋，只见面前有个苇草搭成的马架子。马架子一边，有匹白马正在吃草。这时马架子的挡掩门往旁一倒，从里面走出位笑容可掬的女人。项忠实一看，这人正是同路而行的年轻女子，知道陷入匪窝儿，生死难卜，暗自叫苦不迭。那女子笑模悠儿地来到他跟前，用马鞭扫了扫身边的草问：“听说大沙岭有个夜行千里的神行太保，想必就是您啦？”项忠实矢口否认道：“小的只知种地，哪里知道什么神行太保。今老母在桑林子小三家病危，我是给她老人家送钱去的。”那女子嘻嘻笑道：“得了

吧，要不是我骑马同你较量，我真不信，天下会有你这样的飞毛腿。伙计们，给这位英雄上桩子。”那几个大汉“嘿呀”一声，便把项忠实捆到立桩之上。那女子拔出刀来，晃了晃，对项忠实说：“像你这样的英雄，我一刀下去真是不忍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就是芦荡飞。你，还有你哥哥和我一样，都是握横把子的。所以，瞒别人易瞒我难呐。项忠实，此行到何地，与什么人联系，要干何种勾当，如实讲来。我喜爱你是条汉子，可放你一条生路，不然的话——”她掂量掂量手里的尖刀，一甩手，那刀子不偏不倚，正扎在项忠实头顶桩子上。

项忠实一看眼前这女子就是“芦荡飞”高瑛，知道不按本实发，恐怕性命难保。于是他把老北风从黑山、彰武返台安，邀请各家举义旗共同抗日的事细细说了一遍。“芦荡飞”别看是个女匪，满身也是“志气直如铁”，“不作寻常死”的丈夫气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她悲愤填膺，想报效国家又无根无蒂，今遇如此良机，怎肯放过，她赶紧解开项忠实的绑绳，一抱拳陪理道：“险些误了义士报国报民大计，实是罪过，请包涵。我芦荡飞虽是女流之辈，也想在国家危难之时，横尸战场。今遇到义士您了，请代我在老北风的花名册上，添上我芦荡飞的名字。”项忠实连声说好。当即芦荡飞把自己的白马让与项忠实，又派四个骑手做项忠实随身卫士，这样两个人才挥手作别。后来项忠实给四哥项青山做媒，引出一段乱世姻缘，那是后话。

话说项忠实带着“芦荡飞”派来的四个随从，打马如飞，没用多长时间，便来到桑林子拜见了老北风。老北风看完项青山的信，马上找来项三道，丁兰香、马永祥、冉九胜

等人，又把项青山的信研究了一番。最后大家都同意项青山的主张，把队伍拉到盘山大沙岭，在那里召集各方义士，组成辽河乃至全省抗日自卫军。老北风主意已定，便写封回信让项忠实先行一步。随后拉起队伍，连夜赶往大沙岭。路过高平，“芦荡飞”高瑛带着人马已在那里等候多时。丁兰香自从哈拉森失去白桃莲后，再没碰见过对路女子。一见“芦荡飞”威风凛凛，气度不凡，喜得她当下和高瑛拜了干姊妹。老北风带着众人在“芦荡飞”的芦苇塘里稍候片刻，便拉起队伍，又急匆匆奔沙岭方向赶去。天将拂晓，老北风他们来到沙岭镇西，不等派人进去联系，那路旁高粱地里，忽拉拉涌出一群人来，为首者正是项青山，只见他紧跑两步，喊了声“大哥”，便流着泪和老北风抱在一起。

沙岭镇虽说不大，但它位于盘山、台安、营口、海城的中间，历史上也是兵家必争之地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日军急于北上，除海城、营口这样大的城镇被他们占领以外，广大农村，特别是辽河下梢地区，他们更是鞭长莫及。此时沙岭镇里也是一片混乱，一些跟奉军有牵挂的阔佬们惧于日寇的凶残，都套上大车，装上大包小裹，弃家奔西而逃。老北风，项青山把人马开进沙岭镇，顿时大街小巷都住满了抗日自卫军的战士，这些战士都是胡匪出身，免不了要出现些抢夺奸淫之事，老北风、项青山当众枪毙几个，顿时军纪严明起来。过了几天，盘山、海城、台安、辽阳等地大小柳子都纷纷来投，一时，人马激增到三四千。这期间，辽阳吴三胜派人捎信，说他在刘二堡一带也聚众两千，等人马安置得当，便亲自来沙岭镇共议抗日大事。这些人中，单单驾掌寺的蔡小疙蔡宝山没有动静。老北风、项青山派人前去联系毫

无结果，正在焦躁不安之时，有人来报，说蔡宝山和海城警察头子崔秃子在牛庄打起来了。

原来蔡宝山有个姨夫叫丁霸先。丁霸先在镇东开了“霸先酒馆”，酒的来源便是：“海兴涌烧锅铺”的，开这家烧锅铺的是牛庄财神矣守晋。咱们前文说过，土匪头子洪盛，最近搞个牛庄财神的女儿做小老婆，这财神便是矣守晋。矣守晋不光开烧锅铺，他在牛庄还有一座丝房，两家洋货铺和一处妓院。他那两家洋货铺的货源主要靠日人供给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，牛庄镇内住有八家日本人，他们除了销售洋布洋油之类的洋货外，暗地大量贩卖吗啡。事变后，他们有恃无恐，想公开办一家“吗啡馆”。“吗啡馆”的地点找来找去却相中了“霸先酒馆”。这撮合之事当然由矣守晋出面，不想丁霸先百般不肯，于是矣守晋买通了警察，说丁霸先酒中掺水。那警察一顿枪托把丁家老小赶出门外，两道封条交叉一贴，“霸先酒馆”便成人家的了。

丁霸先愤不过这口气去，便携带家小连夜赶奔驾掌寺。当姨夫、姨娘讲完这段经过，蔡宝山却微微一笑道：“不就是这点事吗，您二老安心在我这儿住着，不出几日，别说个酒馆，连整个牛庄城我都给您夺来。”

蔡宝山可不是吹牛，虽说武器不多，但人手却有七百。蔡宝山原名蔡金义，又名蔡济民，“宝山”是他的绿林报号。因为个子长的矮小，排行老疙瘩，所以大家又称他蔡小疙瘩。他是盘山马家房子人。其父蔡发，一辈子土里刨食儿，家境贫寒凄惨。蔡宝山从小就给地主放猪放牛，动不动就挨打受骂，他恨透了地主老财，发誓他有刀把子那一天，就把这帮人斩尽杀绝。蔡宝山有个表姐夫叫于大川。于大川

手头到不缺钱花，可这人侠肝义胆，广交绿林豪客，渐渐地他也拉了杆子。蔡宝山经常到表姐家去，有时赶上于大川领人外出活动，他拎根烧火棍儿也去参加。一次在东四台子被海城县公署抓获，投进大牢，受尽皮肉之苦，可他铁嘴钢牙，死不认自己是土匪。后来于大川花钱四处活动，蔡宝山才免于死。他出狱后，竟然亮了“宝山”的字号，和表姐夫一起公开干上了。不久，在鞍山西郊，于大川被换防的奉军包围，死于乱枪之中。从此，蔡宝山就成了这帮土匪的首领。

蔡宝山人不高，可胃口很大。自从那年帮助老北风打王家大院后，他一心想迅速发展队伍，控制驾掌寺以西，双台子河以东地区。这地区河渠密如蛛网，到处都是苇塘。因地多有盐碱，十种九不收，故有“南大荒”之称。这里虽土地瘠薄，却是胡匪马贼藏身之地。蔡宝山意在大干，这一年半载，他的势力往西扩展不少。人手多了，尽管掏了几家富户的“响窑”，但枪支弹药仍不够用，他以往不是不想打牛庄，只是牛庄的民团、警察太多，怕一时得不了手，所以瞻前顾后，犹豫不决。丁霸先一来，勾起他攻打牛庄的欲望，当即找来大小头目一议，觉得现在正是兵荒马乱，趁牛庄日本人立足未稳之机，来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保胜不败。主意打定，天色一黑，蔡宝山便带七百余众，过辽河，直奔西四、牛庄方向而来。

牛庄在驾掌寺东南，两地相距不到五十里。历史上，牛庄是座享有盛名的古镇，有先于海城之说。因为它水陆交通便利，地理位置重要，自古便是商贾云集，贸易兴隆。到了清末至民国期间，更是兴盛繁荣，每年农历正月初开市之

时，大街小巷，人头攒动。耍龙灯的，踩高跷的，扭秧歌的到处都是。单说三百来户开市的商号，那鞭炮噼哩啪啦一响，整个古镇都要摇上几摇，晃上几晃。光花花绿绿的炮仗纸，就铺得街道能有半寸多厚。牛庄位于渤海湾北端，辽河左岸，东距海城四十里，南离营口九十里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重镇。早在唐朝，徐懋功收复辽东时，就是渡辽河经牛庄东征的。清光绪二十年，中日甲午战争时期，中国湘、淮军曾在牛庄组织抵抗，后清军被日军战败，史称此役为“乙未牛庄之战。”光绪三十年十二月，日俄于牛庄决战，俄败渡辽河西逃，从此，日本人在牛庄有了势力。事变后，日军占领海城，首先唆使前海城县县长孙文敷组织“海城地方治安维持会。”此时日军主力正急速北上，海城地方治安全靠孙文敷治理。孙文敷一看牛庄以西专和日本人做对的“胡匪”越来越多，便找到心腹崔秃子崔云海。崔秃子原是海城县公安局代理局长，日军一到，他和孙文敷一起当了汉奸。崔秃子听孙文敷一讲，立刻组织了由县公安局警察为主体的“讨匪”队，第二天便开赴牛庄。

崔秃子带人刚在牛庄落脚，蔡小疙蔡宝山带着七百余众黑摸到牛庄镇西。这时正值四更，天无星无月，秋风瑟瑟作响，镇外各家地主构筑的土围子上，不时有灯火闪过。蔡宝山兵分两路，一路在西官道的北面，一路在西官道的南面，顺着民宅小巷往镇中心摸去。蔡宝山原打算一举将警察署、公安中队捣毁，然后再去收拾各家民团，不想崔秃子的讨匪队先他一步已经来到牛庄，蔡宝山哪里知道这个情况，当队伍摸到永丰德大商号的店铺旁边时，与民团的巡逻队遭遇。那民团都是临时抽拼的庄户农家，平素连抢都不曾放

过，这阵见有情况，连敲锣带放枪，然后咋咋呼呼一喊，便四处散去。这深更半夜，哪里经得起这般折腾，也就转眼功夫，全镇四周都响起了枪声。蔡宝山一看事情不好，便命队伍向警察署和公安三十三中队发起攻击。一时枪声大作，火光冲天。正当警察署眼看就要攻占之时，不想从海兴涌烧锅铺东边冲杀过来一股队伍。蔡宝山原以为这些人是哪家人团，待交起火来，才知道这支队伍不是等闲之辈。

此时，崔秃子正呆在海兴涌烧锅铺后院的暖凤阁里，这暖凤阁是矣守晋专为有头有脸人物预备的。崔秃子是这里的常客，当然和矣守晋打的火热，也和矣守晋的三个姑娘混得滚瓜烂熟。崔秃子这次来，本想好好玩玩矣家三姑娘，可三姑娘被洪盛娶跑了，二姑娘正做小月子，他只好搂着又肥又暄的大姑娘睡上了。等到外面枪声一响，崔秃子一骨碌从大姑娘身上翻到炕下，那大秃脑门子上顿时冒出一层冷汗。

蔡宝山带领众人猛冲猛打一阵后，见实难取胜，便下令放火烧了大商号永丰德和日本人开的中马当铺，然后边打边顺着西道往镇外撤去。这时天将放亮，各路民团和讨匪队、警察署、公安中队的人都搅到一起，在崔秃子的亲自指挥下，从东、南、北三个方向冲杀过来。蔡宝山一看队伍乱哄哄的东跑西窜让人家打倒不少，便喊过十几个弟兄，迎着敌人猛扔一阵手榴弹，趁着烟雾，把队伍拉到民宅的巷子里。这些巷子多是曲里拐弯，使追赶的敌人不便发挥火力。这样，蔡宝山他们打打退退，很快退出了镇西。正在这时，一阵集密的枪弹封住了他们的退路，不少调头往回跑的人被兜屁股枪打倒了。蔡宝山急了，对天放了几枪骂道：“操你妈的，统统都给我趴下！”他们趴下的地方正好是片坟场，这坟场方圆

能有一里多地，除了荒冢碑石以外，还有不少枯株老树。蔡宝山一看进退无路，便一跺脚让人在坟场四面散开。这时天已大亮，崔秃子让人围住坟场东、南、北三面，然后派人到坟场西面，和刚才阻截蔡宝山退路的那帮人联系。

那帮人你道是谁？原来正是矣守晋的三姑爷，韭菜台大土匪洪盛。洪盛自从那次在王家大院和老北风他们交火以后，便和王东升一起，在外辽河、大辽河直至营口港干起水上走私活动。不想三个月过后，在外辽河、浑河和太子河汇合处，遭到一大股土匪袭击，他和王东升带领十几个人拼死杀出，其余四五十人，五只大船，连同船上的货物，一并让人掠去。洪盛、王东升回去后立即组织人马伺机报复，可是劫船人不知去向，他们猜来猜去，倒是猜着几个冤家对头，无奈人家兵多将广，跺脚捶胸骂了一通只好作罢。昨晚牛庄枪响，他丈人派人给他报信，他正愁报仇无门，便组织一百多人，一溜烟儿奔牛庄跑来。韭菜台离牛庄不过三十几里，洪盛他们不大功夫便来到牛庄西北的一片林子里。这时牛庄镇里火光冲天，枪声、手榴弹声连成一片。洪盛不知战况虚实，便派两个探子去找矣守晋。不一会儿，探子回禀，说土匪正往镇西撤退，矣大人领着民团追杀去了。洪盛听罢，手枪一挥，便带着人奔镇西跑去。洪盛刚到镇西，就和蔡宝山退出去的队伍打个对脸。洪盛别看人少，但手里的家伙大都是“麟春造”，这步枪虽说不算太好，但总比蔡宝山杂七杂八的武器强。双方一交手，蔡宝山的人被打回去了。洪盛马上让人占了有利地形。这时有人来报，说镇里警察署来人求见。洪盛一摆手，那人急步上前，洪盛一看，便嘻嘻骂了起来：“三狗子，你看你个鸡巴样，没怎么招儿，帽子都戴反个儿了。”